

## 视点追踪

作为第三届“蹦豆儿喜剧节”剧目,京剧轻喜剧《家有河东狮》将于8月26日、9月2日在天津小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将由天津京剧院青年老生演员刘小源携多名青年旦角演员主演,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窦晓、国家二级演员马杰加盟助阵。

这部彰显津门戏曲青春气息的作品,将脍炙人口的河东狮故事新编,以幽默风趣的手法讲述了一对小夫妻的婚后二三事。虽然是脱胎于传统故事,但是在新编故事中,从叙事到舞台演绎,却展示了当下年轻人对待情感与婚姻的思考。该剧制片人刘小源、编剧杨蕾希望借助这次合作,拓展京剧叙事、表达的更多可能性。



## 京剧轻喜剧《家有河东狮》即将与观众见面

# 传统故事新编+青年视角演绎 拓展京剧叙事的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胡春萌

### 以青年视角解构重塑宋朝故事 用传统京剧表达当下情感问题

此次京剧轻喜剧《家有河东狮》中陈季常和柳月娥这对欢喜冤家“河东狮吼”的故事脍炙人口,有很多戏曲表达的版本,主创团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进行新编呢?

编剧杨蕾介绍:剧本是前年创作的,我每年都会有一些创作计划,可能会尝试不同的主题或者题材。当时我就想写个喜剧,因为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很多时候可能会对戏曲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它很高很重,表达的也多是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很沉重的话题,所以我就想做点轻快的、接地气的东西,但是还不能水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戏情戏理和文词表达上,它是细腻的、考究的,只不过是戏的整体节奏,它是轻盈的,最后就确定了轻喜剧这么一个路子。创作之初考虑到完全原创的故事,一点群众基础也没有,观众也不太接受,所以最后就在传统故事IP里去选择。找来找去,“河东狮吼”这个故事就跃入眼帘。这个故事大家比较熟悉,之前有昆曲的版本,其他院团也有尝试改变为京剧版本先例。

“我研究了原始的故事和之前改编的版本,当时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站在传统男性视角进行叙事的,按照整治女人、疗妒这么一个路线去发展剧情,它是基于传统的婚姻模式和社会形态被创作出来的。虽然说柳月娥这个形象,她已经不同于传统戏曲里女性三从四德的形象,但是我觉得以当下人的情感观和价值观念来审视,把女性定义为一个妒妇、悍妇,然后再去治疗她,这样一个角度我是不认可的。我觉得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但凡它出问题,一定是双方的问题,得是双方共同去面对、去解决。反观‘河东狮吼’这个故

事,在这对小夫妻的关系里面,双方各自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故事新编的着力点,也可以让这个故事有更多的现实意义,让它更加地符合当代人的情感价值观。”杨蕾说。

谈到具体创作,杨蕾表示,在老戏的版本里头,这个故事是有一些封建迷信的成分在的,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故事的走向是借助外力去解决婚姻内部的情感难题,比如说召唤土地公土地婆,把人变成羊等。这种方式在当下人的逻辑中就通不通。咱还是得用人的手法去破解这些难题。尤其是要让夫妻二人在观点交锋、自我反省、冷静思考的过程中,实现互相理解,解决情感问题。

此次京剧轻喜剧《家有河东狮》中增加了几个原创人物,柳月娥有了两个闺蜜,一个叫金蝉,一个叫巧娟。借喜爱不同种类花朵这个比喻,她们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婚姻爱情观,一个是喜欢有钱的、一个要嫁有权的,而柳月娥则是“只嫁真爱她的人”。

“加了这么一个铺垫,我希望能够让月娥的形象更丰满立体。她的性格是那种有点‘爱作’的小女生,她总是从不同的角度考验丈夫‘爱不爱我’,有点小娇气、小脾气,我并没有像老戏里面把她的行为描写得那么过分,只有当她遇到了特别扎心的伤害时,她才爆发,因为她图的就是陈季常的真爱。这种背景下,她面对老公的背弃时,她的行为就有了情感和逻辑的归因。”

对于陈季常的形象,杨蕾在剧本里也进行了重塑:“老戏里面的陈季常就是一个浪子,花天酒地,经常去青楼妓馆,还想着纳小妾。放在当下,在女孩子的视角下这个人就是不可救药了。但是在新剧这个版本里,陈季常他是爱月娥的,但是因为长期女上男下的婚姻关系,被压抑得比较厉害。他在男性的朋友圈里面,就想支棱一下子,想找点面子,在损友的挑唆、气氛的烘托下,干了错事。在这个新版本的故事里,男主和女主各自都有挺严重的问题,他们要解决各自的问题。他们怎么去解决



这些问题,是用了很笔墨去描写的,也融入了我对于当下青年人婚恋关系的一些思考。”

### “天津著名小孩”刘小源 有了新身份——制片人

4岁登台获奖,有21年从演经历的“天津著名小孩”刘小源,此次不仅在剧中扮演陈季常,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制片人。

在《家有河东狮》的排练间隙,记者见到了忙得直打转的刘小源。这是剧组第一次穿服装在演出场地彩排,从演员舞台走位到音乐灯光配合,从表演细节的推敲到换装、置景的时间控制,想要呈现一台好戏,剧组各个工种都要磨合对接。

谈到成为《家有河东狮》制片人的感受,刘小源说:工作量太大了,从立项到组织团队、从剧本修改到排演,从协调剧场到票务,剧组从大到小的事务,所有环节的衔接,都是制片人要去推进。不过之前排《西子在望》的时候,我做执行导演的工作,与制片人的工作有交集,所以还算有一点经验积累。目前对我来说《家



有河东狮》排演中最操心的点,是要不停地协调各方面的时间,今年各个院团的演出任务都比较多,排练演出场地也比较紧张。

此次创排《家有河东狮》,刘小源希望能把更多年轻的气息融入京剧创作之中:今年二月,杨蕾老师拿着剧本问我愿不愿意试一下。我第一个感觉压力有点大,这个题材好多剧种都在演,而且影视剧里陈季常的形象也深入人心,被横向比较是肯定的。而且,我是老生,京剧老生的角色中很少有喜剧形象,这次陈季常的形象是不戴髯口,有一点借鉴小生的特点,好多地方需要去挑战。杨蕾老师就鼓励我说,你试试,趁着年轻都可以尝试。我想也的确如此,趁着年轻试错的成本比较低,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即便是不适合自己,面临的艺术风险也相对比较小。于是就壮壮胆子接受了这个挑战。

“院团也比较支持我们年轻人去创作,搭建了一个以老带新的团队,有水平很高、经验很足的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整个排演过程还是挺顺利的。”刘小源表示。

谈到这部戏的表演,刘小源说:拿到剧本后,我不敢看其他剧团该题材的作品。我对“河东狮吼”的故事有印象,我看过电影,在排演之前我怕我看完其他剧种的演绎以后,会有固定的思维模式,套在这出戏上。我希望这部戏还是以我们个人的灵感为主。

### 用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实现当代人的艺术表达

如何平衡新戏中的传统与创新?  
刘小源表示,这个剧整体的理念和一些

渗透在方方面面的细节,有很多创新的点。在传统京剧的一个基本框架下,京剧的结构、表演的形式,都是传统的,但是剧情上的改编要适合当代人的审美和价值观,舞美的设计会有创新点,一些念白的台词会有新的“梗”,去表达当下年轻人的思想。给观众的观感,它是京剧,没有脱离老的东西,唱腔唱段是原汁原味的京剧,但是又有新鲜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看,可以二刷三刷的剧,同时老观众也会喜欢。

编剧杨蕾说:京剧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首先创新不能把它做成一个不是京剧的东西。但是,京剧发展到现在也面临很多的“不适应”。原来的很多故事架构,是符合原来人们的意识形态的,但是与现在人的意识形态脱钩了。我们的改编,就是要解决这个脱钩的问题。我们当代人去做这个戏,要想想当代创作者的价值是什么?唐人创造了唐诗的高峰,宋人写了词,元代人写了曲,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京剧,我觉得在每一个时代它都会有不同的样貌,但是怎么样既呈现当代的样貌,又保留住传统的精髓,可能是当代创作者比较关注的。比如,爱情它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在现代人的生活里,我们遇到的一些婚姻情感矛盾,放在古代的背景下也完全是说得通的,我们的改编并不是生硬地“穿越”,我们要把自己的艺术理念,通过一个好的故事、好的剧情,串起来表达出来,让观众真正入戏入境。在具体的艺术表达上面,我们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敬畏的心态去做新戏,用前人留下来的好东西,传达当代人的思想,去表达一些前辈艺术家没有接触过的或是在那个时代不会去传达的思想和情感。这可能就是我们当代剧目创作的价值所在。

## 非遗薪传

### 开栏语

近年来,从抢救性保护到活态传承,非遗传承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内容和内涵,促进了衍生产业的发展,也给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更多新意。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年轻人加入非遗事业,非遗传承在发展中创新了模式并且产生了新的问题。“非遗薪传”栏目将与参与非遗传承工作的人群进行对话,在多彩非遗薪火相传的故事中,聚焦非遗传承中的新理念、新问题、新方法。

## 魏国秋 传承中留下每一代人的烙印

本报记者 胡春萌



“风筝魏”风筝制作技艺,创始于189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该项目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经历了五代人血汗浇灌的“风筝魏”,不仅在技艺上不断创新,在商业市场上也拓宽了道路。作为第四代传承人的魏国秋先生,从事“风筝魏”风筝制作技艺传承近50年,他说:“风筝魏”的生命力,源于每一代人在传统中留下了属于自己、属于时代的烙印。

### 非遗传承与市场发展要互相促进

记者:从2008年“风筝魏”入选国家首批非遗名录到现在,您在工作中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魏国秋:“风筝魏”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首先,有很多学校邀请我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去向年轻人传播咱们的风筝文化和“风筝魏”的制作技艺。其次,我们有了更多走出天津、走出国门的交流机会。

过去,老天津卫人对“风筝魏”还是很熟悉的,也有感情。在我的记忆里,最开始到工作室来购买风筝的顾客,其实是对老天津传统文化有一种情结,一些到其他城市工作生活的天津人,回到故乡后就想买一点有天津地方特色的东西带回家留作纪念、收藏或者送给亲戚朋友。后来渐渐地,咱们国家经济发展了,来天津旅游的外地人、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觉得具有天津文化特色的代表性手工艺品在审美上有新鲜感,也

愿意购买,很多人就慕名过来。也是在这个时候,“风筝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了更多对外交流的机会。

随着整个社会“非遗”概念的普及,人们对非遗项目就更感兴趣了,对我们的宣传有很大助力,比如外行人或者普通顾客短时间内很难对“风筝魏”的工艺和特色有系统的认知,但是很多人听说这是“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感性上就会对我们风筝的品质有一个定位了,然后我们再具体介绍,大家就比较愿意花更多时间精力去了解它。也借着这股东风,我们开发了新的产品,满足了更多顾客的需求,也让顾客有机会尝试“DIY风筝”,进一步体验非遗技艺。

记者:您是第四代传人,您儿子魏博文是第五代传人,在传承方面,您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吸引他们从事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什么?

魏国秋:我们是一个风筝世家,家族传承需要有感情基础,我从小就看到我的爷爷、父亲在做风筝,耳濡目染,我也就对画画、制作风筝感兴趣,长辈也愿意教,后来顺其自然就做了这份工

作。可是我儿子这一代人不同,首先教育方式就不同,长辈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好好学习,要上大学,学习好了才有出路。我儿子一直跟我们学画画、做风筝,这方面没摆谱,可是最开始对他来说就是业余爱好,他还有一个情结,就是我们老魏家的东西不能断档,所以甭管怎么着要先把技艺学会。可是,随着“风筝魏”的发展,我儿子看到了国家对非遗项目的各种政策,他觉得这项工作不错,当作一个事业来做还是挺有发展的,既能传承又能挣钱,是他自己最后选择把爱好变成事业来做的。我也有很多学生,但是我觉得能留住一个学生也很难。过去我们那一代人学门手艺能养家糊口就行,现在的年轻人有更多选择,有更现实的经济方面的考量。

咱们反过来看“风筝魏”为什么能传承100多年?其实我们是不断去发展的,市场反馈一直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会传承几代人,会干到现在。

记者:其实说白了这还是市场问题,非遗项目要有市场才能活态发展。

魏国秋:没错。所以我觉得,非遗传承人必

须要考虑,怎么让自己手中的技艺去适应市场需求和时代发展,这是关键。

### 传承是一代一代人用心血灌注、静待花开的过程

记者:经过几代传承人的努力,“风筝魏”发生了哪些变化?

魏国秋:我们每一代人都随着时代不同,作了一些创新。

在功能上,风筝从最开始以放飞功能为主,逐渐实现了收藏、室内装饰等功能,成为一件可以放飞的工艺品。现代人每天的工作模式,导致颈椎、腰椎的活动量会比较小,为了方便人们在室内锻炼,我还设计了一款可以在室内放飞的太极风筝,路路也不错。

在工艺上,我们在保留传统技艺精华的同时,改进、创新了一些制作技术,让工艺更加精细,风筝更为精致。比如,过去的风筝是平面的,现在发展出三维立体风筝,风格就更加逼真。

在艺术风格上,以传统图样为基础,发展出借鉴其他艺术风格的风筝,比如借鉴剪纸艺术风格的镂空风筝等,这款风筝让顾客非常惊讶,镂空的风筝一样能在天空翱翔。我儿子还尝试与游戏、卡通IP合作,设计出年轻人喜爱的风筝图样。艺术是互通的,合理搭配,把它创新运用到你的领域之中,才能创造出更美更新颖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风筝魏”100多年来发展传承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魏国秋:顾客认可。我们不断地创新改进,让顾客一眼就能看出“风筝魏”特色来,看出“好”来,看出区别来。风筝本身就是一个有娱乐性、有观赏性的产品,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顾客其实更希望买到的是一个精品,买到的是一个有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的东西。大伙儿买的就是一种特色、一种稀缺性。所以对于“风筝魏”的发展,每一代传承人都要大胆地想象,科学地去研究,合理地去实践,与时俱进。

“风筝魏”一代代的传承是特别踏实的。传承它不是一个噱头,它是一代一代人去用心血灌注的,每一代人都留下自己烙印的,这么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

